聊齋誌異

序

誌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illegible]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蒙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不可也去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

復禮豆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
在帝左右禱祝而感召風雷乃
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
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畫万
世豈上古聖人而書語惝乎抑
爭子虛烏有之賦以預為子
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
士僅瞳然豆一葉迷山目所不

見卑以仲尼不語為竊不知鷁飛石隕是何人載筆系之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當矣引而伸之即閶闔九天衣冠萬國之句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妄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衛遂以人偉大道

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為木鐸也
然而天下有解人則經言孔子
之不語者皆足輔功令教化之
所不及而諾皐夷堅亦可與
六經同功蓋非其人則雖日述
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惡
如讀弟子之男見則以為淫辭
皆可周旋泥佛經之往則以為

叛逆不妨共事不必詩書散緣
周官資纂已也彼拘墟之士
多牧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
也一則疑曰歐教自堪治世因
果無乃謬差乎曰是也然而
陰騭上帝也有鬼神亦聖人
之言否乎彼數生觀直申生語
巫武照宮甲田野桃畔九也斧

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戒冥諉有可疑即如聖門之士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然乎同於伯奇天道憒憒一至此乎是非遠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世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憒憒人自

憒憒故也或有疑曰報應示戒可
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
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
未可毋睬人世不皆君子陰害
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
共姜蔡公撤瑟可棄孫列乎
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
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

聖隋道場曰〻唐實三代有是理乎哉又疑而且規〻曰世固間有之矣我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為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〻子長列傳不獻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嚐矣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

況勅穿文心筆補造化不止豈
花且仝煉石往狐隹鬼之奇俊
也降福既以孔僧敦倫更復無
數人中大賢猶有愧爲是在解
人不爲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
中郎帳底應飽子家之異味
鄴侯架上何須兕冊之常詮
顧爲嬰娑蘇林指臟謂人之役

為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為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覩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嘗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躑躅非畫矯誣也倘畫以不語之字奉為金科則萍實商羊羵羊楛矢但嘗搔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

乎否耶吾願讀書之士攬此奇文須深慧叢眼光如電墻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能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彖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以貫之異而同者患其要爲可笑衆不能癡人每善情深耳使多儒首一字覩孔心月之精

靈冉冉三至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葉遣而示太君將為魍魎曾丘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

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高珩題

序

諺有之云見槖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於目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恠之至於艸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恠而獨於神龍則恠之彼萬竅之刀刀百川

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怯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怯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聽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見

聞所不及者乎夫見聞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見聞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〻者有物〻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覔泰山者有聞蟻鬭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

同者聾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之辭了之而齊諧誌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信之者叅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

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
而謂春秋書刪袂恠哉留仙蒲
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
起雲湧能為記載之言於制藝
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輙為筆記
大要皆鬼狐恠異之事向得其
一卷輙為人取去今再得其一
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

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氷也予謂事無論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爲妖故日蝕星隕鷁飛鵒巢石言龍闘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爲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

開物而成務正如楊雲法言桓
譚謂其必傳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嵒樵史
唐夢賚題

自序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

人又以鄙詞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入非几水爭或奇于斷鼓之鄉睼左眼前怪有遷于飛頭之國遄飛遊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藏且不諱屢如之人得匆向我胡盧耶然丑父灑頭或涉靈聽而三生石上頻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槩

以入齋者松題孫時先大人夢
一病瘠瞿曇漏視入室藥膏如
錢圓粘乳際寥而松生果村墨
誌且廿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
庭之棲寐則冷淡如僧筆墨之
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撥頭自念
勿求面壁入果吾前身耶蓋有
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

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
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
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
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
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
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
樹無溫弔月秋蟲偎欄自熱知
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梛泉自題

題辭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
聽秋墳鬼唱時

漁洋老人題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秘錄十
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鑑干寶真傳造化功常笑
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盌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俎還
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燭窅飛君自
閒人堪說鬼季龍鵰鳥日相依

擲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嫏嬛洞裏傳千載嵩
岳雲中迸九華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莊周
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戊子崑崙外史張篤慶題

冥搜研北隱墻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傍一披讀燈
昏風急雨濛濛
香消結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丈仲君試妄言余妄聽不
妨狐窟號詩人
搜摭成編載一車詼諧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是不
見先生談異書

理頭學執化人秖筆落文園賦子虛忽地藐從天際墜披
襟快讀帳中書

于寶當年鬼董狐某某居穴處總模糊而今重燃溫嶠犀牛
鬼蛇神果有無

一生遭盡揶揄笑伸手還生五色煙但學青牛真秘訣不
須更問野狐禪

眼界從教大地寬揶揄洞裏見青天賈生前席還應接謝
盡人間括異編

丙戌棣村居士題于濟上

乾隆辛未九秋錢塘漁人題

莊語難諧世拂殘編搜神傳物談仙說鬼一盞寒燈秋雨夜風颭窗櫺破紙彷彿聽楓根嘯魅石上三生來入夢儘纏綿一縷春蠶死勘破者唯君耳　寓言無盡逢場戲豈開函淋漓載筆寰家良史鬼唱墳鳴蟲亂鬥不止槐安穴蟻真面目誰非誰是我欲乘風天外去看雞蟲得失原如此須記取蒙莊子　寄調賀新涼

平原董元度寄廬氏題

聊齋誌異目次

般陽蒲松齡柳泉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二卷

聊齋誌異卷一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考城隍

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顚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

雖惡。不罰。諸神傳賛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籌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

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嘗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裡忽見公鏤膺朱幩與馬甚壯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詢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皆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輙聞因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

寸許貌獰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遂坐而轉如鼠失窟頓覺神魂俱失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呼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

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灯昏案上、
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
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
忽聞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灯火炤視甚了、女
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綃抹額俯
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已潛引被覆首、
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
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卧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
陰以足蹋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
以竄、纔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

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响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彼左則右之尸益怒然各寖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

然心下熱〻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〻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拳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〻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〻有聲如縫工之噴水者太

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踔急作鸛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濡入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膈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許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

王阮亭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屬傳聞之訛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遊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幰、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光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而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瞼撥視、

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泪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効，懊悶欲絶，頻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且晩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淨，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黒漆似，㕰耐殺人，右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廼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此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

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
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
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
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
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少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
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劈椒、越一宿、
幛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
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便了了。由是
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

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碩二友曰軀之相與哄騰餓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謔友儒漁不知也都評隲殊藝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瞇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畫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思、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輾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搖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

内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關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捜得生、戲謂女曰、腹内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懽。群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艷絶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辟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鶚顧、

似將褸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内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

聽也共視枯花人蝶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悉心駭嘆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

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鴉皮色、目光睒閃、遶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响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公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扉驗撿炤、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搴簾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黄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近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顴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顋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顋、翁乘勢力齕其顴齒

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濕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浹枕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捉狐

孫翁素有膽，一日晝卧，彷彿有物登床，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着足足痿，着

股匕突甫及腹、翁驟起捘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乃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于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蕎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

還守、遂枕戈露卧、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莜根咋〻作响。心疑暴客、急挙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孥顴。去身已近、犬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遁、踪其復來、荷戈而歸、逕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麦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来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命翁多設弓弩以俟之、異日果復来、數矢齊發、物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麦既登倉、禾蘋秱還、翁命收積為垜、而親登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遥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〻仆、戳其窺、而去、共登視、則去顴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

不復見不知其為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馬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厦有春橙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浚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卧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凳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粱䕸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

一女子逹廁婢數人來舉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繐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床下搖戰莫能起舘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酒於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毆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

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為許毆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毆以報酬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

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
不復恐怖因亦欷歔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
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
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
者是也聽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
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
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
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
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
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

僕憐其抱中兒代衆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惻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鄔鎮土地果日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即欲製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無客姓為許〻曰然何見知又曰得勿

客邑為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窺門、雜沓而來。環如墻堵。許亦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一資、斧祗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錢紙、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至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並。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殷勤、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

乃折束抱樸爭來致賂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欻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劬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應如嚮云或言即章邱石坑庄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綦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

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爲一咲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其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

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應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面者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曰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掛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

伊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嗚拍之曰。我已失口、追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示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從我南北遊。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

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拱手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童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獲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亦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

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鑱、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方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立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細

視車上一靶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

墻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

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于市人有以哉

每見鄉中稱素豐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

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

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至淫博

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

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光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酒壺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

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

乎曰足矣且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
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
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
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
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
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爲不負
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
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一訣令自咒畢呼曰入
王俛首輒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
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

歎遂助資斧遣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之無良也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墜斃僧魂適值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環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托以病倦悉卻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

無聊賴欲往遊暖宜即治任衆謂新寒未應遠涉不聽冀
日還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別逐竟至蘭若弟子
數人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某已
物化問基所屢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艸猶未合也衆僧
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足僧所遵乎譯
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既歸厭心木生了不勾當
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福寺謂弟子曰我即汝師衆
駭其誕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
乃信居以故榻與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衆
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

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三十而輙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紛華靡麗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世也眼睛一閃而蘭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暇遑也一夜

寄宿山寺、既明啟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
迄無影兆、然每至豐林淺草、輙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返、
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
門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
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
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
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
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笥中、荷去教之、
旋折、輙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衒技四方、獲
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輙

使吏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筒
爲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
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筒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
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爲神龍筒中何可以久居也
蛇乃去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筒小青在中亦震震
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也乃發筒小青逕出因與
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還俄而
踽踽獨來竟入筒卧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
漸大不可耍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
粗于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

尺圍如盌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
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
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
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
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
蛇人悟其意開笥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
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曰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
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飲食勿
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
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此後行

人如常不知二蛇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不且出斯蛇下哉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採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怒出樵斧斫蛇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

兄奄奄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惟孔存焉噫農人中豈有弟以如此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眞定女

眞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歳收養於夫家相居二三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然以其齒太稚不敢決未幾生男母嘆曰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犬姦

青州賈某客於外恒經歳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習

為常。一日夫歸，與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嚙，賈人竟死。後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收之。命縛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使兩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鍰賂役，役乃牽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人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

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交譏；約於桑中，人且不齒。乃某者不堪鵾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懽。夜叉伏牀，竟是家中牝獸；捷卿入竇，遂為被底情郎。雲雨臺前

亂採續貂之尾。溫柔鄉裡。頻歎曳象之腰。銳錐處於皮囊。纖股而脫穎。留情結於鏃項。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尨吠奸而為奸。妒殘凶殺。律難治以蕭斧。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肉不食于豺虎。嗚呼。人姦殺則女擬以剮。至於犬姦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宜支解以追魂魄。請押赴以問閻羅。

竈神

王公筠倉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偉懷中出天師剌，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識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閒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竈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音兩竈，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桴壞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敕，竈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沉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

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嘱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
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氤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幾高
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
筵器擺簸公驚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
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别縣誌其月日遣人聞章
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满而田中僅數敎畝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証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值上弦，幸月色昏黄，門户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牛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

審視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何答云不識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值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挽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綺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荊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間籠紗一簇導新

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
公公若爲儐、執半主禮、次翁婿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
雲從、酒胾霧霈、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
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促之、俄婢媼
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麝蘭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即坐母
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
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几、頹然而寢、
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
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
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

香酒氣光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人先候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閧公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公舉進士任肥丘有世家宋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簏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持送之主人

審視駭絕覲詣謝公詰所自來公為歷陳巔末始知千里
之物欲能攜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
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鈔錄寺
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
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
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
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
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曰瑯環瑣記翻閱一過皆

目所未覩、生以居單第、以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
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
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
為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
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于野火、暫借安頓、生始
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火
于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翁來、生驚起、
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
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而進錦衣一襲、
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

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賓託公子
呈課業數皆古文詞並無時藝閱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
秖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
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
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
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
讀公子最慧過目成咏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
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
曰此婢乃為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
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

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顧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瘇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即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嚬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

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費芳氣勝藺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脱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如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痒三周已徧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痼若失而

懸想容輝若不自已、自是廢寢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物色得一佳耦、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也、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旨、曰、家君仰慕鴻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甚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求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

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家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握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生一男、名小宦、生以迕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視、細看則

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家問妹子已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一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

昏黑如磐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
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
眩耳聾屹不少動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
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
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作生仆遂斃少間
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于旁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
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
金簪撥其齒自乃捉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
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响移時豁然而蘇見眷口恍如夢
悟于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曠不可久居議同旋

里。湘堂文積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趨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返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療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僧孽

張其舉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悞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飲博行淫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然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腹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茫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即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决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一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爲公懼、勸罄橐以哀

之公不聽候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窓隙窣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窓隙意欲遁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窓入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懼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窓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窓外如牛喘有物推窓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鬬遂劃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

齋、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異、則彎矣、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關矣、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剟、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裾、公已及脇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斫。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數人手先、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皆翳形術也。

犬血可破公如其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糢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與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況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崑之禍急無所匿僵卧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內一尸

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應曰奈何俄頃蹶然盡倒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齧人首徧吸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即俯身欲齕李蹶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自言一世為搢紳行多玷六十二歲

而殁。初見冥王。待如御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琖中。茶色清徹。己琖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勿此乎。乘冥王他顧。以琖就案角瀉之。偽為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捽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趦趄間。鬼力楚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間體脩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逸。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

皮革剖為犬意惧甚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化犬舐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股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猘笞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身伏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饑吞木食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法而未得也一日卧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

逮至困蒲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惟其淵限復為人是為劉公已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輒成誦年四舉孝廉每勸人舉馬必厚其隱沉股交之刑勝于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儀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其將負鹽車受羈馽與之為馬不然且將啗便液受烹割與之為犬又不然且將被鱗介葬鶴鸛與之為蛇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瓶口，置釜中，燂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蛇癖

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啖葱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墻聞蛇香，急奔墻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鬼哭

謝遷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墻角鬼哭、一日王生皡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皡迪、皡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疾篤、昏不知人事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

衆啗啜食已方歸故不饑耳由此鬼怪遂絶豈鈸鐃鐘鼓發口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勳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焦螟

董侍讀默庵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作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

東道士意娛居內城，擅符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懼，拋擲有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綦甚，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狐詞，亦得，戟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遷延，法不汝宥，狐乃蹙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滚滚如毬，

附舊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遇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遊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及放榜時依然鎩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

所致、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辭任去、函致之、其畧云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鍾長棄若何、生曰、

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顧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歸者生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柳為之納粟公子又擢南宮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見生擲具駭走生淒然曰今我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

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將卜宅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儼然、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脫委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于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爲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于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繭絲蠅跡。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

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擡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逐群之物。伯樂伊誰。抱刺于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祗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先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王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媼抱兒至調笑於側僕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置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依周論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一日王氏弟來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坐命邀成々不入辭去周追之而還移席外舍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因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塡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强

累世界、原無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盜、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猶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々、仇也、姑置之、邑令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慫恿之、計遂决、以狀赴宰々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々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闕、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堪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

不急。爲用友也。乃行。周弟廬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撫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撫過、伏聲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着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黄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飲食、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饑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黄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卒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〻自經訟繫、世情灰冷、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〻人方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岩壑、

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成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畧道闊濶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得息訝問何為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固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

意欲歸內弟以其敍異堅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亦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覿面而不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濶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遥見一童獨立

趨近閫程且告以故童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童入報成即出始忍已形執手而入置酒讌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于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留連地下有蒲團二叟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眺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迄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踽踽至家門叩不能應思

欲越墻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寢喋喋與人語舐窗一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抵內庭周舉石搥門內張皇甚搖愈急內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罥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矣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怛

欲絕、窃疑成詐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往尋至里門、乃曰、嚮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于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交墜、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善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迴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闊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

不能延師因自教請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叅題仲氏啟審之為兄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硯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硯石燦燦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州宰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徑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婿婿急趁之相

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叩扉、軋然有女童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輙戚戚、今同郎來甚慰繫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何往、由是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所驗証、何知吾兒、遂為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

如是急耶。婦父益御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亡人亦大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婿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遭閔凶。不得已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即返。周旋言動。煩甚。草草方欲覓途。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述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子歸。使合卺焉。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善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爲玄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諸神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憚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甕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爲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穴

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祝、君亦宜隱身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死、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罔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闃其無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

中、一吸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手丹付王吞之。狐驚、勝氣相敵、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却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某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世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王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于是即日趣裝、至山西界、遇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甚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相酬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

卧、啟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公再入、又撫之、少頃女欠伸目遂張、公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宿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攜去、款門而付其子、

又命以三百鍰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奇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飲賭不事生業其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尋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橐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創劇斃于途魂不忘於張復往依之因與

王會一日聚飲于烟墊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々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于神夜夢金甲人言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賢亦神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窟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々製裝旋里橐中存數百金敬以一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製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王雖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

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嘗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嫗嘆曰：嘻！王東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灶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妻猶不能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嫗曰：汝祖在時，金帛憑

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遂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姬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惰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滂沱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貝勒府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并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樂越日葛至愈多價

亦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倍益憂悶
主人勸令賤賣改而他圖從之虧資十餘兩悉脫去早起
將作歸計起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
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尤主人
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踱內
外進退維谷適見鬭鶉者一賭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
止意忽動計囊中資僅足販鶉乃歸市販鶉而反主人喜
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
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
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

往窺、則一鷄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囊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鷄、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鷄之死、未必非此之鬭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鷄健甚、輒羸。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勝、半金蓄、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鷄如命。先是大親王好鷄、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鷄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鷄鬭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强之、惟予首是瞻、待首

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即則鶉人肩摩于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鬬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畧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咲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鉄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鍛羽更選其良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王咲曰縱之脫鬬而死當厚尔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王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鬬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

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曰小人無恒産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値中人之產可致願之乎成俛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是何寶如之王曰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

王呼曰。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置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旦候之，已杳然矣。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一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樓初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

客一人來群鵲奔匿獨叟詫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
家也君占之旨酒自飲不邀主人毋乃太悋叟審諦之曰
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
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
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
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畧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
胡生素豪談論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
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
乎答曰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
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

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嫗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嫗曰、此爲老荊、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俛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嫗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縈不能忘情于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凝待終宵、寂無聲欬、歸與妻謀

欲稍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
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撚指研墨自
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深滅燭欲寢聞樓
後發扃闢之閛然急起窺覘則扉半啟微聞履聲細碎有
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退遽闔雙
扉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
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遥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知
但吾叔閨訓嚴謹不敢奉命生固哀之曰亦不敢望肌膚
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啟關出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

久，即相思無益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為懽。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俛首倚床，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我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生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青鳳，刀鋸鈇鉞，願身受之。良久寂然，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

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闒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遭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得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言妾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居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救。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有攜獵狐，望君留

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々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々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韔、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于懷、三日

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我謂生曰。君如念妾。還祈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猶見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妬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

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
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
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
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魘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
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已閉、躡足而
窓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于榻上、執
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于身、遂化為女
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
于野、長跪求救、道士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覔代者、
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寝門、臨別約會于

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

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
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鬼償
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
人皮劃然而脫、化為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
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中、飀
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
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
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
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
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

夫人。夫人勿慮之。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以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閻羅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于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

許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々極聲嘶頰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々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擦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々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涎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哀哉

○○○賈兒

楚客有賈於外者、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亡、至夜遂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照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則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兒亦不

為意、因共壯兒胆、然嬉戲節日殺豺者、以磚石叠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滚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両眉盡塞無少明、已乃仝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悴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廚刀、剗剗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伺母囈語、急啓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歘有一物如貍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痴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

翁問訊、婦謾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爲延醫藥之、婦瀉
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
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
同室處、向夕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
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入
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
科、見二人來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棕色、衣俱細隱、不甚
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
長鬣獨留、脫衣臥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
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噥噥

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阿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妗詰母疾答云連日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櫝出錢許褁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櫝褁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妗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遊廛肆間一日見長鬣雜在人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

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僞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啓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在爲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爲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

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兒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半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原缺